

# 徐道鄰先生年譜初稿（上）

伍 稼 青

## 凡例

- 一、本年譜所用年月，在民國紀元前，以舊曆為主；凡民國時代，則以國曆為主。
- 二、本年譜每年作一簡明扼要之概述。所系各事，循次逐條編入，用數字號碼①②③④標出，以便對文檢證。
- 三、本年譜大部分材料，係採自「徐樹錚先生年譜」及「徐道鄰先生紀念集」。
- 四、本年譜所引用之文字，皆於每段之首，標明作者及其題目。所引用作者姓名，概略敬稱。

先生本名審交，字道鄰，江蘇省蕭縣人。始祖伯益佐禹治水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因以為氏。世居青徐。祖父名葵南，字忠清，同治癸酉拔貢，銓授教諭，改直隸州州判。父親名樹錚，字文錚，歷任陸軍部次長、西北籌邊使，追贈陸軍上將。母親夏氏，名宣，字紅筠；庶母王氏、沈氏，兄弟姊妹共十人，子二人，女三人。

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西曆一九〇六年）先生一歲

這年十一月初二日，先生誕生於日本東京。

父樹錚先生方二十五歲，母夏氏二十七歲。①  
② 先生在襁褓時，墮地傷足，下女隱匿不告，其後遂成痼疾，終身不良於行。③

① 徐樹錚先生年譜：「十一月二日，三子審交生。」（謹案「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係道鄰先生所編述，民國五十一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一至一二八頁為視昔軒遺稿，一二九頁至三三二頁為年譜。）

② 又：「我（道鄰先生自稱）父親給我取名審交，是採取孟子上『交鄰國有道乎』那一句的意思。我後來發現「道鄰」是史可法的號，拼成外國音時也比較好讀，就用之作爲名字，把「審交」兩字不用了。我父親給他三個兒子取名字，一名憲，一名武，一名交。他那時認爲中國第一需要是憲法，第二是武備，第三是外交。這很可以說明當時人的政治思想。我出生的前幾天，先生特請假回家幫忙接生，可是一直沒有消息，他等待不及，祇好回部隊去了，可是他白天才走，我夜裏就出生了。母親祇一個人，臍帶是她用嘴咬斷的。我出生不久，袁項城（世凱）忽然寄給我父親二十兩銀子的津貼，我家裏從此不再那麼困窘，而我父親也再不必爲了避債而躲藏了。因此母親認爲

我的「命」好，格外喜歡我。」

③ 徐櫻「紀念三哥」：「父母繼續讀書，家境稍裕，就請了下水幫忙，却因此又闖下了禍。有兩天，三哥忽然哭鬧不安，娘以爲是小孩子調皮，就打罵了幾次。第三天發現小便帶膿，這可嚇壞了，他那時還不會說話也不會走路。審問下水之後，才知是背他的包袱鬆了扣，他從下水背上滑了下去。在着地以前，下水又回手倒提了小腳，鬆了回來，腰膀之間，骨節脫臼。發炎疼痛，故爾啼哭。立刻去求醫，那時藥餌醫術，都不像今日之精良。醫生說再觀望一二日。那時他已度過危險期間，漸漸的不痛了。表面上是不治而愈。誰知等他會走路時，才發現兩腿發育不齊，走起路來一瘸一拐，跑起來，更不像普通孩子們方便！這點殘疾，一輩子也沒復原。」

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一九〇七）先生二歲

七月，先生的二哥武，染疾在日本夭折。①

① 徐樹錚先生年譜：「七月，次子武殤。他很傷感，有「誄殤武」一篇文字。」

② 徐櫻「紀念三哥」：「第二年七月裏，二哥武染了傷寒症，五歲在日本夭折。據說他在

兄弟姊妹中長的最魁偉、體面。我父母十分悲痛！同時對三哥又加倍愛惜起來！」

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先生三歲

在東京。隨侍父母求學。

清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 先生四歲

在東京。

清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 先生五歲

這年，先生隨父母歸國，入塾讀書。①三月

大妹櫻（櫻環）生。②

①程滄波（徐道鄰先生行述）：「清宣統二年，隨父母歸國，入塾讀書。作文屬對，每有警句，塾師為之激賞。」

②徐樹錚先生年譜：「三月九日，長女櫻環生，名字的用意，是紀念在櫻花開時回國（還）這個事實。她於民國二十一年嫁給李方桂。李先生現在是一位在國際上享有盛名的語言學家。」

清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 先生六歲

這年武昌革命爆發，各省紛紛響應。先生的父親樹錚先生原在清江浦，九月間以第一軍總參謀名義，隨段祺瑞駐軍孝感。①冬，樹錚先生的家眷從清江浦搬到北京。②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九月二十七（陽曆十一月十七日），段祺瑞接替了袁世凱的任務，以第一軍軍統，署湖廣總督，會辦勦匪事宜。先生以第一軍總參謀的名義，隨他駐軍孝感。」

（原駐清江浦）

②徐樹錚先生年譜：「這年冬天，先生的家眷才從清江浦搬到北方來。」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年） 先生七歲

民國成立，政體改為共和。一月一日，系

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二月十二日，清帝宣統退位。這年歲杪，樹錚先生奉母氏岳太夫人就養北京。①②先生之四弟更生生。③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這年，先生迎接我祖母——那時七十四歲——到北京來奉養。」

②徐樹錚先生文集（先妣事略）：「國事定，供職軍部，迎先妣就養于京。」

③徐樹錚先生年譜：「四子『更生』生，五歲時殤。」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年） 先生八歲

在北京。從楊漢雲老師帳下攻讀。楊老師是前清的舉人，涿州人氏。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年） 先生九歲

在北京。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年） 先生十歲

樹錚先生在北京時有文酒之會，常叫先生隨同參加。①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先生和他所尊敬的幾位老先生常常見面。他們每星期三晚上在一起吃館子，參加的有林琴南、姚叔節、永概、吳辟、薑蘭生、臧蓀、秋蔭松等幾個人。吃的常是『醒春居』『便宜坊』『厚記』幾家，偶爾也光顧幾家出名的小館子（如『恩成居』『沙鍋居』等）。每次開菜單，都是臧先生作書記。林先生談鋒最健，主要是他一個人說話。吳先生是早起早睡的人，八點鐘

就要上床，所以必須在六點以前去接他。吃完饭多半是到虎坊橋平報館聊天。或者到琉璃廠的松華齋南紙店去坐坐。我那時雖祇十歲，却常常『叨陪末座』。現在過去四十多年了，當時情景，還如同在眼前一樣。」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年） 先生十一歲

這年，先生之二妹「六妹」生。①因其在同胞中為第六人，故稱二妹，亦稱六妹。名「書環」。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這年，二女『六妹』生，五歲殤。」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年） 先生十二歲

這年，先生隨母親夏太夫人偕兩妹由北京回至徐州。①②樹錚先生堅請楊漢雲先生同回徐州，繼續在家設帳授國學。③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這年的秋天，我祖母搬回徐州長住，我母親帶了我和妹妹也一同到徐州去生活了。」

②徐樹錚紀念三哥：「他又很機警，任事負責。母親帶了我兄妹三人從北京回徐州，有大批的家具、行李、還有護兵、馬弁等隨行。火車夜過德州時，據說那時盜賊很多，三哥把我叫醒，兩人在兩截專車上跑來跑去守夜。事實上負責的人很多，兩個小孩子能管得了甚麼事？那時他才十二歲，我七歲。於此可見他的責任感同警惕的態度就是了。」

③邱秀文（遺著深遠學人千古）：「徐道鄰沒有讀過小學和中學，他完全是在家中接受父親為他請的老舉人楊漢雲的教導，扎下厚實的

國學根基。」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先生十三歲

這年，先生患白喉，經醫治得愈。①

①徐櫻紀念三哥：「十三歲那年，他患病。發高燒，喉嚨腫痛，幾乎封喉。那時無特效藥，只用一個長嘴的銅壺，給他望喉頭吹藥粉。怕他哭鬧，娘答應他，每吹一次，給銀洋一元。兩天的工夫，銀元累得很高。他雖然脫了險，但終留下心臟病，後竟因之去世！在三哥過世那年的十月裏，他還問我當年在徐州他患的是甚麼病，我只記得徐州人叫『蛾子』。所吹進的藥粉是朱紅色的。他說：『是了，蛾子就是白喉。那時的高燒，損壞了我的心臟，所以現在醫生不主張我開刀施手術了。』這就注定了他的壽數！」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先生十四歲

先生的祖母岳太夫人逝世。①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這年三月四日，我祖母逝世。記得是八、九月間安葬的。祖母享年七十九歲，可說是無疾而終。」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先生十五歲

這一年，先生隨父親住上海。①

①徐櫻紀念三哥：「以後安福系垮臺，父親政治生活結束，息影上海，閉戶讀書。三哥十五歲時離開母親的懷抱，隨父親去住了，我留待母親，兄妹從此也不常在一起了。但他一年總回徐州二三次探母。他回來總教我唱幾段兒他所喜歡的崑曲，或者講解幾篇詞賦。那時我們都已過了分胡桃煮栗子的時代。歲月如此的

過去，童年遠逝，三哥已進入青少年的階段。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先生十六歲

樹錚先生遷住上海南洋路三十四號，先生同大哥審義住新閘路武林里，從姜忠奎老師習經史。並已開始學習崑曲。①每天寫日記，迄後凡數十年間，從未間斷。②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先生這一年的春天，搬到南洋路三十四號居住，把我弟兄二人（謹案：先生之大哥名審義，字毅行，長先生四歲，卒於民國五十六年，享壽六十八歲。）安頓在新閘路武林里，請姜忠奎先生和我們一塊住，教我們國學。並請了一位笛師教我們崑曲。他自己常常每隔四五天，來和我們一塊唱一次。」

②徐樹錚先生文集（怡經書屋記）注：「民國十年，我們跟着父親到上海亡命。他把我弟兄安頓在新閘路武林里。一天他來了，帶來兩個十行本子來，囑咐我們要每天寫日記，他並且叫我磨墨，一方面提起筆來，就在我的本子上寫下這篇文章——怡經書屋記。一會兒就寫好了，不過祇有少數幾個字改正。給我哥哥本子所寫的，是照着我本子來清抄的。這篇文章後面還附有『日記宜忌』若干條。我自從那一天起，至今四十年了，還沒有一次間斷過。祇是世亂頻仍，每隔幾年，都不免失落一次。二十六年抗戰，失落在南京；四十年（一九四〇）即民國二十九年）珍珠港事件突發，失落在香港；四十八年（一九四八）即民國三十七年

）大陸淪陷，失落在上海。現在我手上所存，祇不過是近十年的了。」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先生十七歲

樹錚先生這年開府延平（福建省南平縣）。秋天，曾宴請胡漢民、許崇智、黃大偉，皆命先生出來陪客。①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那一年秋天，先生請過胡漢民到家吃飯。又有一次請過許崇智和黃大偉，都叫我出來陪客。現在想起來，這正是入閩的前夕。」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先生十八歲  
在上海。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先生十九歲

這年江浙發生戰事。樹錚先生住上海公共租界，十月十三日忽然被拘，後來又被強迫出洋。第二天一早，輪船就啟程。到了香港，才獲自由。過幾天，先生未得樹錚先生許可，却一個人到了香港。樹錚先生叫他趕速回上海，準備全家放洋，並作長住計畫。於時段祺瑞就任執政，迭電樹錚先生回北京。樹錚先生仍毅然出洋，即乘輪離港，在耶誕節前到達巴黎。但將長期計畫畫改作短期。①先生的三妹小美、四妹小蘭生。②

①徐櫻紀念三哥：「一九二四年，我父親住在上海時，無緣無故，一天忽然間英國人派了工部局的巡捕把他軟禁起來。三哥是同他的老師們住在武林里另外的一所房子裏的，他請了幾位老輩朋友出面交涉。其中有唐紹儀、朱慶瀾、曾宗鑒先生等。他又請了一位英籍律師安

德臣向法院遞狀，控告工部局的違法行為。連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十月二十二日也向廣州的領事館抗議上海工部局對我的無禮舉動。工部局又帶了三哥去見父親，請求處理家中的一切事務；因為他們請我父親必須在第二天出洋。而且在到達利物浦之前，不得下船。可是船一到香港，總督立刻向我致歉。並請他下船自由活動。這事的變化，一面是三哥的控告，而另外的一個因素，是政局也適在那時又有變化，而使港督前倨後恭。

段執政上臺，局勢一新，父親被派為考察歐美俄日本政治專使。三哥把上海家裡事務處理清楚。我父是向來手不釋卷的人，所以他又趕裝了六十箱書籍，三大包毛筆，好幾刀宣紙。同時他也就隨父放洋了。以後他在我們兄弟姊妹數人中隨侍父親的日子最久。在許多國家，我父那些驚人的場面同突出的措施，以及待人接物，一舉一動，他都躬逢其盛。所以他對父親的修養和表現，比我們任何人都多了解一層，眷慕景仰也都深一層。」

②徐樹錚先生年譜：「舊正月二十二日，三女小美生；這是如夫人王氏慧理生的；民國三十七年嫁徐蘭章。舊三月十八日，四女小蘭生；這是如夫人沈氏淑珮生的；民國三十四年，嫁陸宗輿之子仲宣，三十七年害白血症死。」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 先生二十歲  
這年一月，樹錚先生由段祺瑞執政特派為考察歐美俄日本各國政治專使。考察在四月開始。樹錚先生先將家眷遣返上海，先生則於一月

底已經離開，到柏林讀書。①三月，先生之五妹小珮生；四月，六妹小慧生。②十二月，樹錚先生歸國，出京時在廊房遇害。主謀者為西北國民軍馮玉祥。先生聞耗回國。③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一月四日，段執政特派先生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政治專使……先生之考察，從四月間開始。三月中，先生把家眷送回上海。(我(道鄰先生自稱)則在一月底，已經離開他，到柏林去讀書)。」

②徐樹錚先生年譜：「舊三月中，五女小珮生，如夫人沈氏所出，次年三月死于痘。四月，六女小慧生，如夫人王氏所出，十八年殤于北京。」

③程滄波撰徐道鄰先生行述：「民國十四年，樹錚公歸國出京，在廊房(鎮名)遇害。主謀者西北國民軍主帥馮玉祥也。君在德，聞耗奔喪歸國。」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 先生二十一歲  
這年七月二十七日，蔣介石總司令出發北伐。十一月，先生為父親樹錚先生營葬事。①年底，先生仍回德國繼續攻讀。②

①徐樹錚先生年譜：「十五年十一月裏，舊曆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安葬于蕭縣鳳凰山之原，就是他少年遊憩的地方。」

②邱秀文撰遺著深遠學人千古：「十四年底，他遠涉重洋到德國留學。在短短一年時間裏，勤讀拉丁文、法文、外國歷史、數學等課程。」

這年四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六月，先生通過普魯斯教育部考試，進入海德堡大學讀法科，後又轉學柏林大學法律系。

①邱秀文撰遺著深遠學人千古：「到民國十六年六月，通過普魯斯教育部考試，具有高中畢業生資格，進入海德堡大學攻讀法科，後轉柏林大學。」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 先生二十三歲  
在柏林。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先生二十四歲  
在柏林。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 先生二十五歲  
在柏林。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 先生二十六歲  
這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藉口「中村事件」，突襲瀋陽。「九一八」事變爆發。先生得柏林大學法學博士學位。①

①程滄波撰徐道鄰先生行述：「民國二十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 先生二十七歲  
這年春，先生歸國，任職國防設計委員會。①  
②六月，與德籍舒碧君女士在南京舉行婚禮。

①程滄波撰徐道鄰先生行述：「翌年(二十一年)春歸國，任職國防設計委員會。」

②邱秀文撰遺著深遠學人千古：「多年前，徐道鄰和他的德籍太太舒碧君(中文名)結婚，是由現在臺北的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擔任介紹人。有人問他，為甚麼選擇一位外籍女子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先生二十二歲

為妻？徐道鄰說，他看到中國官場上有許多太太對自己丈夫的公事干涉太多，尤其是利用裙帶關係。他為避免這些困擾，決定選擇這位德國女友，至少她在中國沒有甚麼親戚。後來他擔任政府公職，就會經宣布，凡是由江蘇省徐州（他的故鄉）來的人一概不見，以示無私。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先生二十八歲

這年七月二十五日，廬山會議開幕。先生任蔣委員長侍從室秘書。①時馮玉祥住泰山，韓復榘派人與先生聯絡，說可以幫忙先生報父親之仇，先生拒之。②③

①徐道鄰先生紀念集圖片說明：「廬山會議任先總統 蔣公侍從室秘書，右第三人為道鄰先生」（居中為 蔣公）。

②徐樹錚先生年譜：「二十二年，馮賊住泰山的時候，韓復榘派人和我（先生）聯絡，說可以幫我忙來報仇。因為我不願意做陸承武，作一個冒名的孝子，沒有答應。」

③適然撰記徐道鄰：「徐樹錚為馮玉祥謀殺，主其事者則張之江。據道鄰自述，當民國二十二年馮玉祥「讀書」泰山時，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不能自安，欲除去馮氏，掃清臥榻之側，但苦無藉口，因思及徐道鄰，擬仿馮玉祥殺害徐樹錚，用陸承武出名，自認為父報仇舊例，着人與徐道鄰接洽，可殺馮玉祥為道鄰報父仇，只事後由道鄰出名承當便可，為道鄰所拒。蓋道鄰留學德國，習於法治，以為報仇之道唯有訴訟，暗殺非法治國家所應有。適抗戰勝利。

，道鄰毅然辭去公職，具狀控告張之江，案雖無下文，亦頗震動一時。」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先生二十九歲  
這年三月長女小虎生。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一九三五）先生三十歲  
由先生署名之「敵乎友乎」一文，在外交評論及大公報發表。國內各大報紙競相轉載。①

①陳天錫撰「我所知道的徐道鄰先生」：「二十三年秋，日本逼我，日趨嚴重，報上發表君之「敵乎友乎」一文，內容是忠告日本朝野，最具分量之作。彼時君居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幕下，余頗憧憬此作必是受命而為。（後隔多年，始知實係陳布雷先生奉 蔣公之命所作，而用君之名義發表。）然非君在學術上政治上社會上有相當地位，何能有此述作，報刊又何能予以發表，是為余仰企才華未嘗或忘之一事。」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先生三十一歲  
這年，先生任行政院參議。①

①程滄波撰徐道鄰先生行述：「民國二十五年，調行政院參議。」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先生三十二歲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開始。八月十三日，日軍進犯上海，全面抗戰開始。國民政府西遷。先生在漢口停留了好幾個月。  
①十一月二十四日取道桂林，前往重慶。②  
十二月，次女小玉生。

①陳克文撰懷道鄰兄：「二十六年，政府因抗戰而遷渝，行政院在漢口停留了八個多月；

我和道鄰兄及其他幾個同事，奉命留在漢口。

②陳天錫撰我所知道的徐道鄰先生：「余耳道鄰先生名，在民國二十一年後，與之晤面，則在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廣西省會之桂林。其時抗戰軍興，政府西遷，余隨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先生乘汽車由京取道京蕪路至贛省，循贛湘路至桂林。君任職行政院，與參事張平羣及蒙藏委員會吳禮卿（忠信）委員長各率領部分人員及要件，亦適至於此。從是日起，三方面會合西進，共同行止食宿，以十二月十日到達重慶。」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先生三十三歲  
七月四日，政府明令發表任命先生為駐意大利參贊兼代辦，接替劉文島為我國駐意大利外交代表。十六日抵達羅馬。①這年羅馬教皇庇亞十二世加冕大典，先生奉政府命為晉賀副使。當時顧維鈞氏為晉賀專使。②先生習意大利語。③

①陳克文撰懷道鄰兄：「過了不久，道鄰兄做外交官的機會來了。行政院到漢口後兩個多月，即民國二十七年二月間，我國駐意大利大使劉文島回到了漢口；這時候，我對日抗戰，已經半年多，德意日三國軸心聯盟正在積極醞釀中，第二次世界大戰風雲愈來愈緊，我對意外交自更重要；到了七月四日，亦即抗戰周年紀念的前夕，政府發表明令，任命道鄰兄為駐意參贊兼代辦，接替劉文島為我國駐意大利的外交代表。道鄰兄此時年歲很輕，意大利却是

當時世界風雲中心的軸心國之一，政府對他倚仗之殷，和他任務的重大，就可想而知了。命令發表後，不到兩星期，道鄰兄即於七月十六日，在敵機空襲的警報聲中，從漢口倉卒渡江到武昌機場，飛赴香港，轉飛羅馬。當時，我送他到機場，握別的時候，彼此都覺得黯然。他到香港後的第二天便來信說：「前晚『美的』話別，非弟話少，連日惜別之苦，使弟氣促，想兄亦動而憐之也。此間殊遜漢口，勝景不常，後會何在？更爲悵悵耳。」他到羅馬兩個多月後，九月二十一日來信報告到任後的情形。（這時候，行政院已經到重慶辦公。）他說：「弟會晤英、美、法、蘇、土、德諸大使，很覺親熱。其中數大使居然親自回拜。此固國家的體面，但亦使弟不能不更加小心也。」又說：「館中人事相處尚好。大家都肯幫忙。」一個月來，對內對外，都有時間不敷之感。「看樣子，這應該是在外交事務上大顯身手的時候了。然而不幸，當時的國際局勢，變化甚速，不許他有此機會。道鄰兄到羅馬之後，僅僅兩個月，亦即他寫上面這一封信的時候，意相墨索里尼便和德國的希特勒、英國的張伯倫、法國的達拉第簽訂了舉世觸目的慕尼黑協定；再過半年（民國二十八年五月），意大利又和德國簽訂政治軍事同盟；同年九月，希特勒即進攻波蘭，第二次大戰正式揭幕；再過一年，即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德、意、日三國軸心同盟締約於柏林，日本正式成爲德、意的侵略夥伴。第二年（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八日，日

軍偷襲珍珠港，第二次大戰的烽火蔓延到了太平洋。十二月九日，我對日本及其同盟國正式宣戰；於是乎，道鄰兄遂不得不從羅馬下旗歸國了。道鄰兄任駐意外交代表雖爲時三年又四個月，但事實上，慕尼黑協定簽訂之後，他的外交地位便已經是有名無實的了。」

②徐道鄰先生紀念集圖片說明：「一九三八年，羅馬教皇庇亞十二世加冕大典，徐道鄰教授奉政府命爲晉賀副使，顧維鈞氏爲晉賀專使。」（右第二人爲道鄰先生）

③徐櫻譯舒碧君羅馬三年：「一九三八年夏季，中國加入聯盟那一大伙子抵抗義大利的時候，駐義大利的大使劉文島奉命撤退。我外交部認爲邦交暫時雖有齟齬，但軸心國家對我的敵對情形，究竟如何發展，以及今後處理各種事務的方法和態度，也必需一位見識卓越的青年才俊留守，方能稱職。道鄰被認爲是適當的人選。他受命爲駐義大利大使館的代辦。如此就開始了我們三年的羅馬生活。這頗具歷史性，頗值回憶，頗堪留戀的三年！到任後第一件公事，就是訪候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C. Antonio Ciano），黑衣首相墨索里尼的東牀。此人深具一股子義大利人奔放的熱情，一見面，他就激動他說：他自從在北京任義大利外交官起，他就深深的愛上了中國同中國人。到了今天，中國竟爾聯盟抵抗義大利，其痛心處真像是發現一個情人忽而「琵琶別抱」！以後的事就就順序展開。當年九月那個可恥的「慕尼黑協議」（Munich Conference）簽定。英、

法兩國眼看着希特勒（Hitler）雄心勃勃，橫行霸道，也束手無策。因他已握有充分的六年備戰資本，而英、法兩國却是一無所備，一無所有。因此他們只有曲意承歡，聽任那獨裁者的「予取予求」。協議閉幕，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歸途中訪問義大利，駐羅馬的英國大使館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那可是我們出使以來躬逢的最堂皇偉大的一個局面了！從歌劇院裏調來整隊的門警。因爲只有他們才最熟悉每個國家的官員、使節、車輛以及司機們。他們負責指揮全面的交通，一輛一輛插了各國旗幟的大座車，順着次序緩緩的開進了英國大使館門前，然後唱名單、報官銜，大家魚貫而進。整隊的長龍漸漸移進那間華貴的接待廳，排入晉謁的行列。一時間釵光鬢影，冠蓋雲集。陣容之浩大，穿戴之華美，真是難以形容！然而奇怪的是滿屋子裏沒有一絲兒愉悅的氣氛，也沒有一些兒歡言笑語！每個人的臉上都掛了一層厚厚的寒霜！簡直像是舉行喪禮一般！又像是魔鬼的箱匣已竟開啓，大禍即刻臨頭一樣！事實上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人，對於希特勒的成功，都不樂觀！因此整個的會場都充滿了憂鬱、惶恐、黯淡！羅馬古城，確是一個可愛的名城！我們最初的兩年好時光，都被二次世界大戰給斷送了。國際間的衝突、欺詐、殘酷，一連串的層出不窮，真使人不遑終日！我們的司機是個識途的老馬，他曾經給一位藝術經紀人開車，又伺候過一位知名的愛耳蘭外交官。導遊



是他的特長和興趣。所有的名勝古蹟，他都如數家珍。而這座古城，又到處都是說不盡的掌故，看不盡的風景。經他刻意的描述、策畫，要引導我們見世面，却不幸的常常被國際間的危急事態而掃興的作罷。我們沒有多少機會認識主人翁，那些熱情可愛的義大利人。因為他們要和非軸心國家的外國人接近，是對他們本身非常危險的。所以外交部從來也不招待外國使節。甚至於國王也都多年不迎送外賓了。在我們居留的時間，只會被請過兩次正式宴會。其一是歡迎南斯拉夫攝政王(Prince Regent of Yugoslavia)的國宴，其二是義大利的幼公主和波奔伯爵(Count of Bourbon)的大婚盛典。雖然是很少和義大利人交往，但是道鄰學習義大利語言文字的速度真是驚人！

他雖然有拉丁和法文底子，可是幾個月短短的時期，他用義文寫出好文章，義語也說的呱呱叫，他的聰敏與才華，令人不能不佩服！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 先生三十四歲

意大利與德國簽訂政治軍事同盟。同年九月，希特勒進攻波蘭，第二次大戰正式揭幕。先生仍在意大利。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〇) 先生三十五歲

九月德意日三國軸心同盟，締約於柏林。日本正式成爲德意的侵略伙伴。先生仍在意大利。

民國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 先生三十六歲

七月，墨索里尼承認中國南京汪精衛政府，先生遂下旗率領同人歸國。十月重返重慶，任國

防最高委員會參事。行政院方面，仍任先生往意大利以前之職務。①②

① 陳天錫撰我所知道的徐道鄰先生：「二十七年秋，君奉派往羅馬，任駐義大利使館代辦。其使命以察看軸心國家對我敵對能否改善。及至三十年七月，墨索里尼終於承認南京偽政府，君遂下旗率領使館同人回國。十月間，回抵重慶，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行政院方面仍舊任君到義以前職務。」

② 薛光前撰徐道鄰先生二三事：「抗戰勝利時，我在外交部供職，奉派爲駐義大利使館公使銜代辦，負責復館。駐義大利使館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因對義絕交而閉館。那時的代辦，就是道鄰先生。所以我和他是先後任的駐義大利使館代辦。我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到任復館時，點收他在撤館時所留存的家具和文卷，都是有條有理，一點也不紊亂。駐義大利使館的家具，由於道鄰先生的前任劉文島(塵蘇)大使的壁畫經營，全部塗金，瑰麗堂皇，十分講究。在我國駐歐各使領館的陳設中，可算首屈一指。道鄰先生閉館時，深怕偽組織方面派駐義國的貳臣，會冒名襲取，所以用安全的辦法，委託羅馬一家私人的堆棧，代爲保管。迨我到任，憑棧單點取時，照單驗點，一無缺失。可見其當時撤館時，雖爲時促迫，仍能從容部署，措置裕如。至於接收的文卷，也是井井有序，有條不紊。我在劉大使任內當過館員，深知館內的文卷，積年未加整理，查考爲難；但經過道鄰先生一任代辦，面目一新，又知其不但才學

過人，而且處事的幹練敏達，有非常人所能及者。」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 先生三十七歲

十一月，先生任考選委員會委員，兼銓敘部甄核司司長，曾提出公務員任用補充辦法。①

① 陳天錫撰我所知道的徐道鄰先生：「考試院院長戴公(季陶)，因西上途中與君相遇，留意君之舉止行動，覺將門之後頗非凡品。既知君已回國，適所屬考選委員缺出，乃屬意於君，先遣會委員盧于正往致延攬之意，並邀來院晤談。君以是缺雖係簡任一級政務官，究屬閒缺，無意接受。本擬面辭，詎晤見戴公，感於公之誠懇，原已準備推辭種種理由，竟無法出口。(君後見告，晤見戴公時，公曰：我的意思，于正當已說過，我的心願是很誠懇，只是不知我們緣分如何。君因「心願緣分」四個字，至要推辭的一個字都不能出口。足見戴公辭令之妙，與君之富於情感。)按三十一年初，戴公因銓敘部首長調動之結果，甄核司原任司長馬蘊華外任河南省政府祕書長，亦已出缺，繼任人選頗難其人。歷兩月餘之久，終屬意於君。惟以君之職位，已至簡任一級，又爲政務官；銓敘部甄核司司長，僅爲簡任三級事務官，人情皆樂於右轉，難於左遷，又不無躊躇。故先託委員長侍從室李惟果組長致意，隨於三月十九日，親自作書與君，又另備厚禮四色，奉送君之太夫人，並派盧于正委員、院主任祕書宋湘舟相將同往，晤君及太夫人。湘舟言曰：銓敘部甄核司事，院長極爲重視，慮君不允

俯就，所以還要請太夫人勸駕。君以太夫人聞到此語，既甚開心，而捧讀戴公手書，又感覺推重之意異乎尋常，對於轉職之事又無可推說，乃毅然應允，到部任職。此一事實，固足表示戴公奔走人才能得其道，而君雖左遷，亦樂於應命，絕無世俗之見，惟以情感為重，又何可及。茲附錄戴先生原函如下：

道鄰兄鑒：前託惟果兄以銓敘部甄核司司長事徵兄同意，五日前，晤惟果兄，方知兄已樂於接受賢之所求。銓部職責，同於天官，甄核一司，有類宰夫宮伯，法典之所以行，秩序之所以定，皆賴此司。過去十年，未能推行盡利者，其故甚多。去年以來，總裁銳志於法典秩敘之建設，於是上自府院，下至保甲，方知銓敘行政之重要。然昔日所慮者，在制度之不立，與立而不能行；今日所慮者，又在所立者非其宜，與行之不以其道。為政在人，用人有道，而行道亦在乎人。是以此一司長，得人與否，所關甚大，未得其才，寧虛位以待之者此也。兄所專研者為法律，內則曾參知行政，外則曾久任行人，於用人行政之方，所究者深且廣。賢素不輕許一人，昔年以天假之緣，得與尊公在平津金陵道中，作竟日徹夜之清談，深佩其志與學，為稀有奇才。二十六年由桂林來渝，復於道中與兄相遇，數日之間，於坐臥行止中，深嘆將門之後，復有此難得英才。近四五年中，雖音書鮮通，而未嘗不時留

意於兄之行住作息也。賢年未定言老，而精力已衰，今後一切法制之建立推行，惟待能者之繼起。自古建國，其文物制度，皆造端於戰事未平，爭亂未已之時；故繼明照四方者，重坎之果，大亨以養聖賢之鼎者，井革之果。中國國運之衰亂，世界人類之痛苦，於今已極，然離之大明，鼎之大享，其事功之建立，必在於今之時。所望於兄者如此。餘意託于正兄、湘舟甥代達，祈善諒之。」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 先生三十八歲  
十一月，先生在考試院提出資歷證件補充辦法。五月，長子小瑞生於考試院附近之八塊田寓所。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一九四四） 先生三十九歲  
考試院戴院長重擬建立三等九級官制案。詳晰說理與敘事，及草成公務員任用法、文官授官法、政務官任職授官各法、公務員俸給考績各法，共六種草案，每種條文內之一切說明及列表等之說明，皆由先生奉命寫作，深為戴院長所倚重。其間曾三次辭職，皆因戴院長對其主張之意見，全力支持得以遂行，未成事實。

① 陳天錫撰我所知道的徐道鄰先生：「綜計在部三年，除處理日常事務外，其最關重要者：（一）為三十一年七月提出公務員任用補充辦法，（二）為三十二年十一月提出資歷證件補充辦法，（三）為三十二年、三年之交，戴公重擬建立三等九級官制案，詳晰說理與敘事，及草成公務

員任職法、文官授官法、政務官任職授官各法、公務員俸給考績各法，共六種草案，每種條文內之一切說明，及列表等之說明，皆由君奉命寫作，最為戴公所倚重。」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 先生四十歲  
四月，先生出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①九月三日，日本正式向聯合國投降，各國定是日為勝利日。先生於十一月三日投牒北碚地方法院控訴張之江；到軍事委員會控訴馮玉祥鄭房殺人罪。同時向政府辭去政務處處長職務。②③④⑤

① 陳天錫撰我所知道的徐道鄰先生：「君既深感戴公知遇之隆，努力於本司所有工作，直至三十四年四月，行政院發表政務處處長任務，始正式呈請開去甄核司司長員缺。」

② 程滄波撰徐道鄰先生行述：「民國三十四年海升行政院政務處處長。時日本乞降，抗戰勝利，上國聲威，震耀寰宇。君居中樞要地，寢寢大用。是年冬投牒重慶地方法院，控訴張之江、馮玉祥鄭房殺人罪。投訴之前，友人勸說，百端尼之。君告之曰：『殺父之讎，泣血腐心，夢寐不忘者二十年。今官居特任，時逢休明，若再因循遷延，天下後世，其謂我何？官可棄，氣與志不可奪。做官之日短，做人之日長。』毅然投訴不稍輟。法曹以時效為理由，不予起訴。君之義聲播海內，於是罷官歸上海，執教於國立同濟大學。」

③ 端木愷撰徐著「中國法制史論集」序二：「抗戰末期，道鄰先生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勝



利之後，我回上海不久，再去重慶，他正準備控告馮玉祥。我竭力勸阻無效。他將辭呈與訴狀同時提出；前者批准，後者批駁。這是意料中的事。道鄰先生不是不知訟之不可得直，更不是不知時效，程序上的一個致命傷，是最易為檢察官利用的武器。知其不可為而為，所以盡孝；不願引起政治上可能的誤會，而不惜棄官。公私分明，利害不計，正是他為一般人不可及之處。那時，敬佩他的人偶亦可遇，批評譏笑之聲則隨處可聞。道鄰先生默然承受；一無表示。在他，既已盡其在我，於心已安；得失毀譽，何動於衷。等我的事處理完畢，他便悄然的和我同機飛滬，暫度平靜閒散的生活。

④陳克文撰懷道鄰兄：「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四月，軸心國敗象已露，大戰行將結束的時候，道鄰兄離開行政院已經六年，又奉命回來，繼蔣廷黻先生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院長亦換了宋子文，祕書長已換了蔣夢麟。）接事後，他對於人事管理、文書改革、效率提高，無不悉心擘畫，希望有所建樹。可是，過了不久，日本投降了，跟着就是還都復員，擾擾攘攘，迄無寧日，一切新計畫都不得不停頓下來了。尤令人覺得意外的，是他接任後僅及半年，到十一月初，便突然提出辭職，又第二次離開行政院。辭職前兩天，他單獨約我到聚興新村十九號官舍，談他辭職的原因。原來二十年前，他的父親又錚先生給馮玉祥派人暗殺，死於北京附近的廊房車站。當時，他尚年

輕，赤手空拳，未能對一個手握重兵的大軍閥報仇；只好先拿報仇的精神去讀書，等到自己在社會上有了地位，然後採取行動。他把父親安葬後，立即回到德國，繼續留學；畢業回國後，又值抗戰軍興，不得不暫時隱忍。可是二十年來，他從沒有開口說過一次「馮」字。他說，現在日本投降了，無須再為隱忍，且對馮殺人的法律追訴，時效快將過去，也不能再為隱忍；為了避免誤會以為對馮控告含有政治作用，他決心把辭職和控告同時進行，公私分明，皎如天日。這一番曲折和苦心，他後來寫成「二十年的申冤」一文，附入他撰述的「徐樹錚先生年譜」之後。我當時聽了他的話，很覺突然，平時他對我們幾個朋友是無事不談的，惟有這一件事，却始終沒有提起過隻字。替代有個學者王衷（字偉元），父親為司馬昭殺害，終身不肯面西而坐。道鄰兄的精神，可以說和王衷古今相輝映。他的辭職和對馮提出控告，是十一月三日的事，後來，辭職是照准了；控告却沒有甚麼結果。於是乎，他在「二十一年後的申冤」那篇文章裏，不得不很傷心的寫道：「含冤二十年，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終不免抱恨終天；惟有祝禱和希望歷史的制裁永遠在人間發揮其正直的力量。」

⑤道鄰先生撰二十年後的申冤：「我自從知道了馮玉祥是害我父親的仇人，一直到我在重慶告狀的那一天，二十年中，從沒有開口說過一次「馮」字。每年總要做好幾回夢：夢見父

親回來了，他確實沒有死；不錯，以前幾次都是夢，但是這一次却是真的回來了。凡是讀中國書，聽中國戲，看中國小說的人，對於他，沒有一件事比替父親申冤報仇再重要的。但那時知道，對於我，這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馮是一個手握重兵的大軍閥。我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孩子，怎麼能談報仇？要想報仇，必須努力向上，在社會上有了有一點地位，然後才能作此想。因此我下了決心：先拿報仇的精神去讀書，等書讀好了，再拿讀書的精神去作事；等作事有點成就，再拿作事的精神去報仇！把父親安葬之後，我馬上回到德國繼續讀書。倏倏按時完成學業。二十一年回國，承今總統蔣先生眷念上代的交情，叫我跟他去作事。我覺得申冤的機會有望。二十二年，馮賊住在泰山上的時候，韓復榘派人和我聯絡，說可以幫我忙來報仇。因為我不願意做陸承武，作一個冒名的孝子，沒有答應。接着七七事起，抗戰八年，我已在中央服務。這時我很擔心這件官司。因為我們在前方的部隊，很多是馮的舊部。我不敢以告馮而引起了若干將領對中央的誤會。而二十年追訴的時限，看看就要到了。上天見憐，日本于八月十五日投降。我知道我的機會來了。于是在十一月三日到北碚地方法院告張之江，到軍事委員會告馮玉祥。同時，向政府辭去身上的職務，以免引起誤會。但是我這時擔心一件事：我知道馮是一個頑皮潑辣的人，我怕他一方面出來挺身承認，一方面却罵我父親是「軍閥」，是「親日派」，是「賣國賊」

，他是「爲國除害」等等。那時政府反倒不好處理，則我的申冤一舉，頗可能弄巧成拙。還好，馮沒有這樣做。本來他那時和中央的關係並不太好，他一時也判斷不清這場官司有沒有政治背景，他哪裏敢貿然承認殺人的罪行？所以十一月中那一次中央政治委員會上，他站起來講話，說我父親之死，是陸承武爲父報仇，和他全無關係。我這一狀，是「錯認了仇人」。散會之後，他還特地跑到戴季陶和陳布雷兩先生面前喋喋不休。過了幾天，他知道這場官司完全是我個人的行動，和政府無關。他就開始反攻：掃蕩日報上，好幾天接連刊載有關我父親的事情，甚麼「親日」啦，「賣國」啦，這些字樣都來了。但是已經太遲了，這些惡意宣傳，不能發生任何作用。軍事委員會對我的訴狀，在十二月中有一個批示，說依據民國十四年適用的刑法，殺人罪的告訴時效是十五年。所以我算是失了時效。我馬上以抗戰八年時效中斷爲理由，提出抗告。但是沒有再得到回答。北碚地方法院當然也就沒有下文。我在遞狀時，原就擔心不會有結果。但是我一定要向社會指出，誰是那個一直躲在他人背後指使殺人的主兇。他縱然有膽子行兇，但是在二十年後，有人指出他殺人罪行時，他却沒有膽子承當。他這種狼狽的情形，也使我略感安慰。祇是含冤二十年，既未能手刃父仇，也未能使犯人正法，終不免抱恨終天。惟有禱告和希望歷史的制裁，永遠在人間發揮其正直的力量。」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一九四六）先生四十一歲

先生任上海同濟大學法學院院長。五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一九四七）先生四十二歲

這年四月，魏道明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先生任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秋返徐州爲母親徐母夏太夫人七十稱觴，旋辭去臺灣省政府委員及秘書長職。①②③

①端木愷撰中國法制史論集序二：「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中央改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爲省政府，道鄰先生因曾到過臺灣，應邀出任秘書長。那年秋天是徐太夫人的七十大壽。七八月間我來臺作客，道鄰先生迎我於基隆港外。我由北而南，沿途遊覽，直達高雄。本還預備隨同主席魏伯聰（道明）先生前往花蓮，因南京來電，要我晉京一行，便提前結束臺灣的旅程，乘機而歸。行前，道鄰先生籌辦在上海爲太夫人祝壽，我自是義不容辭。半個月後，道鄰先生乘船回滬，却已辭掉秘書長的職務了。徐太夫人的壽慶，我希望由臺灣銀行上海分行承擔大部分的事務。經此變化，我便找中國紡織公司總經理東雲章先生，約了幾位「中紡」的友好相助。東雲章先生是在他任中國銀行西北區行經理時，由朱驥先（家驊）先生介紹給道鄰先生和我認識而成爲朋友的。東雲章先生急公好義，古道熱腸，那次他和我的確將徐太夫人的壽做得相當光采。事後，道鄰先生將壽堂的照片和禮品（當然花籃除外）帶回徐州奉獻太夫人，並又補祝。我相信徐太夫人一定很高興，但在道鄰先生的心頭不免另是一種滋味。

。」

②徐櫻撰紀念三哥：「一九四七年，三哥在臺灣省政府秘書長的任上，正是母親七十歲。他本是無意於五斗米折腰的人，但他爲了母親的光彩，他向政府最高階層的首長和同僚請了壽匾，發了壽帖，回到徐州，遍請所有的親戚同前後兩街的鄰居。席開二百餘桌，鼓樂喧天，給娘作了一個大壽！這一番炫耀，是母親過世以前，也是她最後一次最感榮幸，最快樂的事了。愛兒一場，總算是老人家僅得的反哺之報！」

③王公瓊撰關於徐道鄰先生：「抗戰時期，道鄰到後方，我在敵後游擊，因相互隔絕，並無音問。勝利後，他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我還在江蘇民廳任內，彼此均忙，益無聯絡機緣。三十六年秋，我因公到了徐州，道鄰突然來訪，這真是出人意表！當即問他：『爲何回來？』他欣然的回答：『我不幹了！』稍定他補充說明不幹的原因：『……爲砍伐林木事，鄭毓秀拿着公文，要我蓋章，我偏不答應——省主席有些公事還不能勉強我，何況是主席夫人！彼此爭執，她竟口出穢語。我認爲她是妨害公務；除轟她離開辦公室外，並用我的壞腿踢了她一腳，權當送行。』說到這裏，他便離開座位，站起來表演他的踢腿姿態。極爲溫文而謹慎的書生，竟高興得忘形如是，令我笑不可仰。後來我問他是否還回臺灣省府，他說：『好不容易一腳踢了這頂紗帽，怎能回去？還是教書好了。』這倒是我僅見他的風趣。」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一九四八）先生四十三歲

七月，先生任江蘇省政府秘書長。①

①王公瑛撰關於徐道鄰先生：「三十六年秋，我因病辭去江蘇民廳職，不久蘇省政府改組，中樞內定丁治磐似菴先生主蘇。丁時任青島警備司令，約予到青島一談，以彼亦予之老友，可隨便大擺龍門。迨丁主蘇令下，即以道鄰任祕書長。丁却與道鄰不相稔，恐其不就，因倩予飛滬促駕。我見道鄰，轉達丁意後，他說紗帽已經擯掉，並且教書正有興趣，不願再作馮婦云云。我當時告訴他：『這不是戴紗帽，却是下地獄。江蘇係父母之邦，在赤氛逼近，萬分危急之際應中樞徵召，何拘拘於出處小節？』就這樣，得到他的首肯了。不過，我又告訴他：『丁先生雖是半生戎馬，却也是「擇善固執」的書生。』政治措施上的所謂『善』，見仁見智，本是很難集中於一個焦點；假如兩個人見解有甚麼參差，希望他爭持要有個限度，不要弄成僵局。因為他們兩位的公忠精神，自不待言；但各是其『是』的個性，我也是深知的。幾個月後，在上海又見到道鄰，果然對於丁先生措施的意見，有不盡相同之處。在我勸他一番之後，他曾正色的責我存有偏見，曲意依違兩可。但我絲毫不以為忤；因為嚴正不苟的態度，正是他的本色和可愛之處。」



# 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

薛光前博士 編著

蔣夫人讚譽本書說：

我認為這是一本優良的巨著，因為它說明許多決策與事件的原因，也評述戰時我國政府各機關組織的作業情形，這些作業情形很少為「局外人」所了解，或是常被誤解，這本書更加可貴的是，它提出所有一切重要的爭論，包括各種謠傳，流言與想像在內；並給予同等機會使其得以公之於世。

八年對日抗戰歷盡困苦艱辛。

敵對方面故意造作謠言誑報。

廿二中美學人集會公正檢討。

史實證明政府人民竭智盡力。

糾正當時流行各項歪曲宣傳。

蔣夫人親撰評序讚本書貢獻。

可作大專院校近代史之課本。

具有深入研究歷史原始資料。

精裝本 二三四元  
平裝本 一七五·五元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電話：三一六一、六一八  
郵政劃撥戶：一六五號